

『宏观调控，微观搞活』成新教条主义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邓成平

我们的“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已经僵化为教条主义。

我们爱说“宏观调控”，结果是很多人就把调控简单地理解为只有宏观就够了，“宏观调控”好像就是拨点预算、搞搞投资、加息减息、调准准备金、正回购逆回购这么简单。“微观搞活”就变成了微观层面什么都可以搞，于是，各地产业园遍地开花，食品安全屡出问题，但是地方政府却觉得这些只是微观问题，产业还是要扶持。“绿大地”从筹备上市到上市之后的财报一直蓄意造假，恶意圈钱3亿多元，被披露之后，不断有人找理由说它是地方龙头企业，这么做也是为了搞活经济。结果是，地方法院不对大股东本人罚款也就罢了，竟然只判了三年，而且还缓刑了四年！处罚之轻，在西方市场经济中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宏观调控方面，我们政府最应该做的，是营造一个公平的营商环境，可是我们没有。我们留给民营的基本都是国有企业不愿意做的辛苦行业。民营和个体企业现在都集中在四大产业：一是房地产及中介；二是批发零售和商贸物流；三是制造业及进出口；四是餐饮服务及农副产品。这些行业都是利润最薄、税负最重的。但是，我们的民营和个体企业却创造了85%以上的就业，吸纳了85%以上的下岗职工和农村劳动力，上缴了83.5%的税金。而从事这些行业的人这么辛苦地工作，却只存钱不敢花钱。我们应该给他们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让他们敢花钱敢投资。

用“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种思维管理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过随意，没有科学性。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因为过去我们把很多该“搞活”的都给“宏观”起来了，把该“调控”的都给“微观”起来了。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地价和地产方面都是宏观调控的重要领域。而我们呢，地方政府、国有房企和私营房企，都在积极地“搞活”，其中地方政府“搞活”的力度最大。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就是地价和地产“搞活”造成的，包括制造业萎缩，服务业不振、高利贷、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立等。

近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埃里克·亚伯拉罕森的文章，认为如果只用一个字界定中国社会，非“管”字莫属。哪里需要行使权威，“管”字就在那里出现。除基本意思“负责”，“管”字也出现在“管理”、“管辖”、“管制”和“管家”这些词中。如果要解决问题，第一句问的话便是“这归谁管？”作者分析认为，在“管”及其组成的词句中彰显着对无序社会一种淡淡的焦虑。“没有人管”这句话暗含着不赞成甚至恐惧的意味。

这个观察应和了中国的一句俗语：一管之见，真可谓一“管”窥中国之万千气象！市场经济发育发展，也有三十多年历史，整整一代人过去，相当多的中国人，已经从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却也还没有彻底完成从依附到独立的转变，没有“单位”，不少人会有失魂落魄无所归依的恐惧感。一遇问题，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加强监管”是许多人条件反射似的第一反应。可惜，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没

只关心官场，不关心政治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林芳芳等

某日，与友人提及自己喜欢的几位知名作者，友人谓：彼等提笔便是政经文史哲，过于关心政治，这样不好。罢罢，一愕之余，蓦地想起老舍《茶馆》里高悬的那四个大字：“莫谈国事”。

我们真的都高洁出尘、“不关心政治”吗？倘若果真不关心，官场小说何以持续热销，官闹秘闻何以从古到今、从闾巷到衙门广受欢迎？可见“不关心政治”并非全貌，“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官场”才是真正的“国情”。“关心政治”和“关心官场”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属于理想主义情怀，后者出于现实主义需要，而“现实”总是比“理想”更具繁衍能力的。“关心官场”者多半成为官场后备军或权力指挥棒下临渊羡鱼的“臣民”，“关心政治”者则往往作为早产的“公民”而进了思想犯的“监狱”。二者若云泥的际遇，让他们敢花钱敢投资。

“政治”与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娱乐息息相关。譬如，我的房子，谁才有权决定拆或不拆？我买不起轿车，只能以电动车代步，“楼道清洁工”们是否有权以“电动车占了楼道空间”为由禁止我买电动车，甚至扬言要将其收缴销毁？“不关心政治”折射的是“不愿负主人之责”；“只关注官场”折射的则是“只愿享主人之利”。二者连起来，反映的就是“我不想当什么劳心费力的主人，但我想弄明白怎样才能当老爷以分一杯羹”。泱泱大国，亿兆人奉此为立身处世的圣经，不以为哀、反以为荣，谁不如此，辄疑之、讽之——这与公民社会的要求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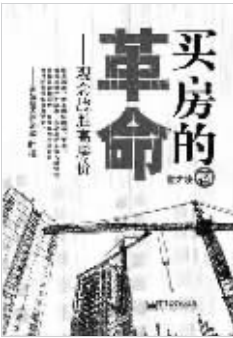
宝钗是怎样上位的

同样是才貌双全的奇女子，为何宝钗却比黛玉大得人心，以至于上上下下有口皆碑呢？因为，她比黛玉多了一项很重要的优点——会做人。金钏跳井死了，王夫人想找几件新衣裳为她装裹，偏巧只有林黛玉生日的两套。王夫人遂说：“我想你林妹妹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况且她也三次八难的，既说了给她过生日，这会子又给人装裹去，岂不忌讳。”宝钗听见了，忙说：“我前儿倒做了两套，拿来给她岂不省事。况且她活着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身量又相对。”王夫人道：“虽然这样，难道你不忌讳？”宝钗笑道：“姨娘放心，我从来不计较这些。”一面说，一面起身回去，立时便拿了两套衣裳来。

没有权威管就失魂落魄

有全知全能无私无畏的神仙管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表示，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

政府退一步，市场和公民进一步，少管一点，我们挣脱的是锁链，获得的是自由；挣脱的是僵化与萧条，获得的是灵动与繁荣；挣脱的是腐败与黑暗，获得的是廉洁与透明。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钟智勇

可疑的“共识”

在网络世界里，人们可以轻松退出一个群体，但要退出一个族群、一个地域或一个国家却不容易。于是在面对某些重大问题时，不少人在胁迫、利诱和蒙骗等压力下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去顺从或迎合极端主义的“共识”。这种情形在人类历史中比比皆是。

1492年，西班牙国王下令驱逐境内所有犹太人，其中约10万人逃到邻国葡萄牙。他们在缴纳了十分可观的保护费后仍然无法取得居留权，除非接受葡萄牙国王开出的条件：改信基督教。

很多犹太人只好再度踏上流亡之路。一部分留下来的人遵从了国王的命令，成为了基督徒。还有一部分人决定佯装信奉基督教，却一直秘密地按照犹太教的习俗生活。

经济学家第默尔·库兰把扭曲个人意愿以迎合群体“共识”的虚伪生活叫做“偏好伪装”。他认为，偏好伪装严重危害社会，因为它本质上是对真理的歪曲，对邪恶的保护。它不仅会助长愚昧，孳生混乱，还会维护不公的社会制度，产生不道德和低效率的社会行为。更严重的是，偏好伪装还会遮蔽真实的公共观点和社会意见，使社会发展的趋势难以预知。《《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

当伪装的偏好上升为真诚的价值，代价之高昂是不言而喻的。当年墨索里尼把意大利军队的编制由三个团组成一个师改成一个师两个团，使自己的兵力“猛增”近一倍。几年后二战爆发，他相信自己编造的谎言，当然损失惨重。然而更糟糕的是，所有见证这一谎言的意大利军人和民众也都当了真。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说，诚实之所以是普世价值，在于谎言乃是普世现象。

（摘自《长江日报》8.21 西闪/文）

一直以来，公认对日本国民性研究成就最大的，莫过于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而自《日本边境论》出版以来，便有人称“从此以后我们探讨日本的国民性，《日本边境论》是绕不开的著作”。

现年62岁的内田树抛开常见的“要么鼓吹日本可以说不要，要么自贬岛国根性”两个极端解读日本的角度，独辟一条擦边路线，声称日本地处“边境”，其国民因此具有一种“边境性格”。

对于日本“边境人”，内田树感觉，“就像一个浪人流浪在大海上，具有类似于弃儿的心态。因此天生就有危机感，不由自主地想与大陆靠近。先是中国，后是欧洲，这是日本先后靠近的两个文化中心。”

内田树指出，“边境性格”已经深刻地写入了日本民族同一性中。这种民族同一性的特征就是对“从起源处就落后于人”、“自己不具有从零开始创造制度的能力”这种无能的自觉。

细究来说，比如日本人有民族自尊心，却又常常被文化上的劣等感所纠缠；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便会展示出毫无顾虑的亲密或者说毫无防备的心；“当面服从，背后不服”是日本人擅长的本领之一，也是独一无二生存战略；时至今日，“假装不了解对方所采取的规则，只要有实惠可捞”依然是日本人不断使用的传统外交战略……

这种“边境性格”为日本带来了什么？在内田树看来，边境人的极限就是“可以遵照世界标准说话做事，但却不会为世界标准进行新的设定”。现实中日本人也一直在追赶世界标准，芬兰的教育制度优秀就学习芬兰，法国的少子化成功就跟着实施……日本人就这样总是习惯从外部寻找“保证人”来为自己的“正确性”提供“保证”。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6.28 陈娟/文）

日本人的『边民性格』



《日本边境论》作者：内田树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求求你们当官吧

“自从当了官，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身子也有劲儿了，一口气能跑到九楼……”一个胖男人走入镜头说。

这时另一个瘦男人从胖男人身后绕出来说：“自从当了官，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自从当了官，嘿，您别说，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紧跟着一个矮个子男人出现在镜头里说。最后三个人满面笑容，冲着镜头异口同声高喊：“朋友们，同志们，来吧，来当官吧，让我们共创辉煌。”

话音未落，导演叫了一声“停”，三位临时演员也都松了一口气，全都坐到休息区喝水，聊天。胖男人周局长坐在摄影棚的沙发上，边喝着水边说：“自从进入二十八世纪，你说现在的人们咋就不愿意当官了呢？”

瘦男人李局长叹了一口气说：“现在连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都没人愿意考了，更别说当官了。”矮个子男人王局长低眉顺眼道：“知足吧，要不是这个‘招官广告’，咱们能挣这么多奖金吗？那点儿死工资，我都快还不起房贷了。”

周局长又说：“让你们评评理，我当官容易吗，天天起早贪黑，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可是我儿子因为我当官，现在连对象都找不到，现在女孩最嫌弃富二代、官二代，说他们是寄生虫，冤死我了。”

李局长也点头：“可不是嘛，当官是个苦差事啊，不但工资少工作多，而且处处被人监督，上次我不小心拿了单位一支笔，就被群众举报了，吓得我好几天不敢出家门，写了一万字的检讨书。”

王局长插话道：“我当局长都十多年了，最怕见下级，那些公务员见到我们领导总是提出一堆意见，我还得点头哈腰认真记录，弄得我颈椎病都犯了。”

周局长似乎想起了什么，说：“记得我听我爷爷的爷爷说，以前的人们天天盼着当官。都说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别说亲戚朋友了，就连邻居保姆都能沾光得好处。你再看看现在，我老婆还在家待业呢。”

“可不是吗，记得我爷爷的爷爷说，那时候当官有权啊，你想干啥就可以干啥。你再看看现在，一个朋友在我单位，就因为我提了一句给他涨工资，结果被投诉到工会，我俩差点都被开除。”李局长委屈地说。

王局长说：“记得我爷爷的爷爷说，以前，人们都巴结当官的，还能包二奶，养小三，你再看看现在，我作为领导，别说包二奶了，就是多看下属女员工一眼，要个贫嘴，那后果都不堪设想啊。”

三位局长正在诉苦，导演这时候喊了一句：“你们三个赶紧过来，开拍了。”

镜头前，周局长表情暧昧地说：“自从当了官……”李局长羞涩地接着说道：“他好……”“我也好。”王局长红着脸说。“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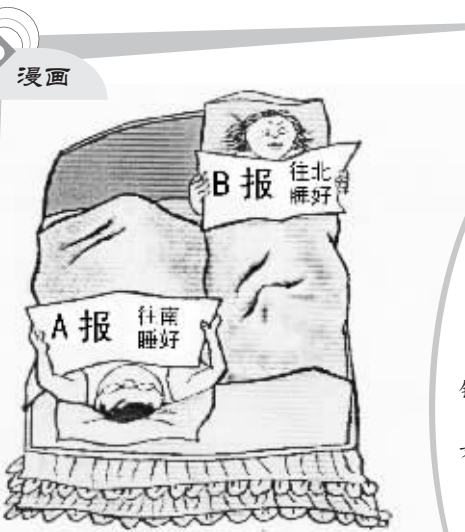
（摘自《喜剧世界》10月 鲁振鸿/文）



名人——其实就是：成功前别人不认识自己，成功后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



真坏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假好人。（摘自《杂文选刊》9月（上） 宫旭东/图）



漫画



导向

——有感于中国青少年学生百分之九十睡眠不足。

喜剧

一位神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纪念晚会，纪念他到这个教区服务25周年。晚会上嘉宾如云，人们都非常尊敬他。而更让神父高兴的是当地一位重要的行政官员要来，并且将在就餐前发表演讲。不过由于路上堵车，那位官员一时还无法到达。面对参加晚会的众人，神父决定先讲点什么，免得人们久等。

“大家都知道，”他说，“每个人的忏悔都必须被严格保密，任何人无论向我忏悔过什么我都绝不可外传。不过，25年前，当我刚刚到达这个教区的时候，第一个向我忏悔的人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虽然现在连我自

己也记不得他是谁了。我的第一个忏悔者向我诉说，他曾经偷过一台电视机，当警察抓捕他时他差一点伤了警察。更早的时候，他曾盗用过公司里的钱，甚至还与老板的太太有不正当关系。当时我吓坏了，我以为这里是充满罪恶的地方。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这里的大多数人还是非常高尚的。我渐渐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也爱上了这里的人们。”

神父刚刚讲完，那位官员就风尘仆仆地到了。他向神父和各位嘉宾道歉，然后开始自己的演讲：“在这样的夜晚，在令人尊敬的神父的晚会，大家愿意倾听我的发言，我很高兴。事实上我与神父有着不解之缘：25年前，当他刚刚到达这个教区的时候，很荣幸，我是第一个向他忏悔的人。”

（摘自《故事家》第6期 云弓/文）

有一次，名伶麻穆子与谭鑫培同台演出《斩马谡》。谭鑫培饰诸葛亮，麻穆子饰马谡。当诸葛亮念到最后一个“斩”字时，麻穆子本该下场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在下台时又转过头来向前台来了个三笑，三笑后又来了一个躲闪，然后说声“走”下场。谭鑫培觉得这是麻穆子成心捣乱，立即产生了教训他一下的念头。他用扇子一指，来了一句：“招回来。”麻穆子不得不又走了回去，还没来得及问“丞相有何吩咐”，谭老板就开始发问了：“马将军为何发笑？”麻穆子先是一愣，继而急中生智地回答说：“我笑我该死。”结果，不仅把台上的谭鑫培给逗乐了，台下的观众也都忍俊不禁。

（摘自《文史精华》第6期 王德彰/文）

离婚理由
A：我要和我老婆离婚。
B：为啥？
A：她外面有人。
B：不会吧，可能是你误会了。
A：她昨晚彻夜未归，跟我说在她表妹家过夜。
B：那你怎么就能确定她不在表妹家呢？
A：你问那么清楚干嘛？总之就是没有。

要钱还是要命
一流浪汉行夜路，被一抢匪拦下，抢匪晃着匕首喝道：“要钱还是要命？”

流浪汉想，我自己一条命都养不活，再要一条命干吗，不如要点钱实在，于是对抢匪说：“还是要钱吧。”

了解丈夫
晚上10点，妈妈对儿子说：“你爸爸去喝酒快回来了，你快点儿出去接他回家。”
儿子有点不明白：“爸爸每天晚上都出去和朋友喝酒，尽管喝醉，也能自己回到家来，为什么今天晚上要我去接他？”

妈妈说：“你没看见我们家门前的两棵大树今天下午被园林局的人锯掉了吗？”

“看见了，可这和爸爸回家有什么关系呢？”
“你怎么这么傻呢？你爸爸每天晚上喝醉酒，都是摸着大树回家的，只要数到第三十七棵树，向右拐就是我们家的门了。今天晚上，如果他数到第三十七棵树再向右拐，一定会掉进臭水沟里，你懂了吗？”

洗温泉
一位风湿病患者问：“洗温泉疗效如何？”
经理说：“举例来说，有一位坐轮椅来的患者，泡了一个月温泉澡，结果，没付账就骑单车溜了。”

第一个忏悔的人

第一个忏悔的人

梨园斗趣

田桂凤早年经常与伶界大王谭鑫培合作。有一次，二人合演《坐楼杀惜》，谭扮宋江，田扮阎惜姣。演出开始后，两个人在台上各不相让。演到“坐楼”时，阎惜姣竟耍笑宋公明来。宋江临时台词说：“我们两人有二十年的交情，需要为我留点面子。”这已是向田桂凤告饶了。阎惜姣却说：“谁不知道我们俩的交情，还留什么面子？”演到“杀惜”时，老谭闷在肚子里的气已经足了，这下子可有了出气的机会。只见他在台上抖擞精神，做各种各样的身段，就是迟迟不把阎惜姣杀死。阎惜姣在那里等着看，可就是死不了，实在难受。时间一长，只好加上了求饶的台词“你早点儿把我杀了吧。”观众闻此，哄堂大笑。

有一次，名伶麻穆子与谭鑫培同台演出《斩马谡》。谭鑫培饰诸葛亮，麻穆子饰马谡。当诸葛亮念到最后一个“斩”字时，麻穆子本该下场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在下台时又转过头来向前台来了个三笑，三笑后又来了一个躲闪，然后说声“走”下场。谭鑫培觉得这是麻穆子成心捣乱，立即产生了教训他一下的念头。他用扇子一指，来了一句：“招回来。”麻穆子不得不又走了回去，还没来得及问“丞相有何吩咐”，谭老板就开始发问了：“马将军为何发笑？”麻穆子先是一愣，继而急中生智地回答说：“我笑我该死。”结果，不仅把台上的谭鑫培给逗乐了，台下的观众也都忍俊不禁。

（摘自《文史精华》第6期 王德彰/文）